

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二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楊志賣刀

詩曰

天罡地煞下凡塵 托化生身各有因 落草固緣屠國士

賣刀豈可殺平人 東京已降夫蓬帥 北地生成黑煞神

豹子頭逢青面獸 同歸水滸亂乾坤

話說林冲打一看時只見那漢子頭戴一頂范陽毡笠上撒着

一把紅纓穿一領白段子征衫繫一條縱線絛下面青白間道

行纏抓着褲子口獐皮鞮帶毛牛膀靴跨口腰刀提條朴刀生

施耐菴 羅貫中



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記頭邊黑雲心赤鬚
把毡笠子掀在脊梁上坦開胸脯帶着錦角兒軟頭巾楚手中
朴刀高聲喝道你那漢賊將俺行步點那裏去了林冲正沒
好氣那里答應睜圓恠眼倒豎虎鬚挺着朴刀搶將來關那箇
大漢但見

殘雪初晴薄雲方散溪邊踏一片寒水岸畔兩條殺氣一
上一下似雲中龍聞水中龍一往一來如岩下虎聞林下虎
一箇是擎天白玉柱一箇是架海紫金梁那回沒些破綻高
低這箇有千般威風勇猛一箇盡氣力望心高對戰一箇弄
精神向脇肋忙穿架隔遮攔却似馬超逢翼德盤旋點擲渾
如敬德戰秦瓊鬪來半晌沒輸贏戰到數番無勝敗果然巧
筆畫難成便是鬼神須膽落

林冲與那漢關到三十來合不分勝敗兩箇又關了十數合正
關到分積只見山高處叫道兩箇好漢不要關了林冲聽得驀
地跳出圈子外來兩個收杆手中朴刀看那山頂上時却是白
衣秀士王倫和杜遷宋萬并許多小嘍囉走下山來將船度過
了河說道兩位好漢端的好兩口朴刀神出鬼沒這箇是俺的
兄弟豹子頭林冲青面漢你却是誰願通姓名那漢道洒家是
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姓楊名志流落在此關西年
紀小時曾應過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蓋萬歲山差一
般十箇制使去太湖邊搬運花石綱赴京交納不想洒家時車
碾蹇押着那花石綱來到黃河裡遭風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
綱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處避難如今赦了俺們罪犯洒家今
來必得一擔兒錢物待回東京去樞密院使用再理會本身的

勾當打後這里經過顧倩莊家挑那擔兒不想被你們奪了可
把來還酒家如何王倫道你莫是綽號喚做青面獸的楊志道
酒家便是王倫道既然是楊制使就請到山寨吃三盃水酒納
還行李如何楊志道好漢既然認得酒家便還了俺行李更強
似請吃酒王倫道制使小可數年前到東京應武舉時便聞制
使大名今日幸得相見如何教你空去且請到山寨少叙片時
並無他意楊志聽說了只得跟了王倫一行人等過了河上山
寨來就叫朱貴同上山寨權會都來到寨中聚義廳上左邊一
代四把交椅却是王倫杜遷宋萬朱貴右邊一代兩把交椅上
首楊志下首林冲都坐定了王倫叫殺羊置酒安排筵宴管待
楊志不在話下話休絮煩酒至數盃王倫指着林冲對楊志道
這箇兄弟他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喚做豹子頭林冲因這

高太尉那厮安不得好人把他尋事刺配滄州那里又犯了事
如今也新到這里却纔制使要上東京幹勾當不是王倫糾合
制使小可兀自棄文就武來此落草制使又是得罪的人雖經
赦宥難復前職亦且高俅那厮見掌軍權他如何肯容你不如
只就小寨歇馬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同做好漢不知制使
心下主意若何楊志答道重蒙衆頭領如此帶携只是酒家有
箇親眷見在東京居住前者官事連累了他不曾酬謝得他今
日欲要投那里走一遭望衆頭領還了酒家行李如不肯還楊
志空手也去了王倫笑道既是制使不肯在此如何敢勒逼入
夥且請寬心住一宵明日早行楊志大喜當日飲酒到二更方
散各自去歇息了次日早起來又置酒與楊志送行吃了早飯
衆頭領叫一箇小嘍囉把昨夜擔兒挑了一齊都送下山來到

路口與楊志作別教小喽囉渡河送出大路眾人相別了自回
山寨王倫自此方纔肯教林冲坐第四位朱貴做第五位從此
五箇好漢在梁山泊打家劫舍不在話下只說楊志出了大路
尋個莊家挑了擔子炭付小喽囉自回山寨楊志取路投東京
來路上免不得飢飡渴飲夜住曉行不數日來到東京有詩為
證

清白傳家楊制使 恥將身跡履危機 豈知奸佞殘忠義
頑使功名事已非

那楊志入得城來尋箇客店安歇下莊客交還擔兒與了些銀
兩自回去了楊志到店中放下行李解了腰刀朴刀叫店小二
將些碎銀子買些酒肉吃了過數日央人來樞密院打點理會
本等的勾當將出那擔兒內金銀財物買上告下再要補殿司

府制使職役把許多東西都使盡了方纔得申文書引去見殿
帥高太尉來到廳前那高俅把從前歷事文書都看了大怒道
既是你等十箇制使去運花石綱九箇回到京師交納了偏你
這厮把花石綱失陷了又不來首告到又在逃許多時捉拿不
着今日再要勾當雖經赦宥所犯罪名難以委用把文書一筆
都批倒了將楊志趕出殿司府來楊志悶悶不已回到客店中
思量王倫勸俺也見得是只為酒家清白姓字不肯將父母遺
體來點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鎗一刀博箇封妻廕
子也與祖宗爭口氣不想又吃這一閃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
剋剝心中煩惱了一回在客店裡又住幾日盤纏都使盡了楊
志尋思道却是怎地好只有祖上留下這口寶刀從來跟着酒
家如今事急無措只得拿去街上貨賣得千百貫錢鈔好做盤

纏投往他處安身當日將了寶刀插了草標兒上市去賣走到馬行街內立了兩箇時辰並無一箇人問將立到晌午時分轉來到天漢州橋熱鬧處去賣楊志立未久只見兩邊的人都跑入河下巷內去躲楊志看時只見都亂攏口裡說道快躲了大虫來也楊志道好作怪這等一片錦城池却那得大虫來當下立住脚看時只見遠遠地黑凜凜一大漢吃得半醉一步一擻攆將來楊志看那人時形貌生得粗醜但見

面目依稀似鬼身材彷彿如人杈枒怪樹變為肱膝形骸臭穢枯槁化作醜賸魁颯渾身遍體都生滲滲瀨瀨沙魚皮夾腦連頭盡長毫拳彎彎捲髮冒前一片錦頑皮額上三條

強盜

來這人是京師有名的破家大漢

在街上撒潑行兇撞開連為幾頭官可開封府也治他不下以與滿城人見那廝來都躲了却說牛二搶到楊志面前就手裡把那口寶刀扯將出來問道漢子你這刀要賣幾錢楊志道祖上留下寶刀要賣三千貫牛二喝道甚麼鳥刀要賣許多錢我三百文買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鳥刀有甚好處叫做寶刀楊志道洒家的須不是店上賣的白鉄刀這是寶刀牛二道怎地喚做寶刀楊志道第一件砍銅剝鉄刀口不捲第二件吹毛得過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你敢剝銅錢麼楊志道你便將來剝與你看牛二便去州橋下香柵鋪裡討了二十文當三錢一垛兒將來放在州橋欄干上叫楊志道漢子你若剝得開時我還你三千貫那時看的人雖然不敢近前向遠遠地圍住了望楊志道這箇直得甚麼把衣袖捲起拿刀在手看

的較勝只一刀把銅錢剝做兩半衆人都喝采牛二道喝甚麼鳥采你且說第二件是甚麼楊志道吹毛過得就把幾根頭髮望刀口上只一吹齊齊都斷牛二道我不信自把頭上拔下一把頭髮遞與楊志你且吹我看楊志左手接過頭髮照着刀口上盡氣力一吹那頭髮都做兩段紛紛飄下地來衆人喝采看的人越多了牛二又問第三件是甚麼楊志道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怎地殺人刀上沒血楊志道把人一刀砍了並無血痕只是箇快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來剝一箇人我看楊志道禁城之中如何敢殺人你不信時取一隻狗來殺與你看牛二道你說殺人不曾說殺狗楊志道你不買便罷只管纏人做甚麼牛二道你將來我看楊志道你只顧沒了當酒家又不是你撩撥的牛二道你敢殺我楊志道和你往日無冤昔日無仇一物

不成兩物見在沒來由殺你做甚麼牛二緊揪住楊志說道我偏要買你這口刀楊志道你要買將錢來牛二道我沒錢楊志道你沒錢揪住酒家怎地牛二道我要你這口刀楊志道俺不與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剝我一刀楊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跤牛二扒將起來鑽入楊志懷裡楊志叫道街坊隣舍都是証見楊志無盤纏自賣這口刀這箇潑皮強奪酒家的刀又把俺打街坊人都怕這牛二誰敢向前來勸牛二喝道你說我打你便打殺直甚麼口裏說一面揮起右手一拳打來楊志霍地躲過拿着刀搶入來一時性起望牛二額根上擗箇着撲地倒了楊志趕入去把牛二胷脯上又連擗了兩刀血流滿地死在地上楊志叫道酒家殺死這箇潑皮怎肯連累你們潑皮既已死了你們都來同酒家去官府裡出首坊隅衆人慌忙擁來隨同勸

志逢換開封府出首正值府尹坐衙楊志拿着刀和地地方隣舍衆人都上廳來一齊跪下把刀放在面前楊志告道小人原是殿司制使為因失陷花石綱削去本身職役無有盤纏將這口刀在街貨賣不期被個潑皮破落戶牛二強奪小人的刀又用拳打小人因此一時性起將那人殺死衆鄰舍都是証見衆人亦替楊志告說分訴了一回府尹道既是自行前來出首免了這廝入門的款打且叫取一面長枷枷了差兩員相官帶了件作行人監押楊志并衆隣舍一千人犯都來天漢州橋邊登場檢驗了疊成文案衆鄰舍都出了供狀保放隨衙聽候當廳發落將楊志於死囚牢裡監收但見

推臨獄內擁入牢門擡頭參青面使者轉面見赤髮鬼王黃鬚節級麻繩準備吊綱揪黑面押牢木匣安排牢鎖鐐殺威

捧獄卒斷時腰痛撒子角囚人見了心驚休言死去見閻王只此便為真地獄

且說楊志押到死囚牢裡衆多押牢禁子節級見說楊志殺死沒毛大虫牛二都可憐他是個好男子不來問他要錢又好生看覷他天漢州橋下衆人為是楊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都歛此盤纏湊此銀兩來與他送飯上下又替他使用推司也覷他是個首身的好漢又與東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沒苦主把款狀都改得輕了三推六問却招做一時聞毆殺傷誤傷人命招了六十日限滿當廳推司稟過府尹將楊志帶出廳前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墨匠人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那口寶刀沒官入庫當廳押了文牒差兩個防送公人免不得是張龍趙虎把七斤半鉄葉子盤頭護

身枷釘了分付兩箇公人便教監押上路天漢州橋那幾個大戶科歛些銀兩錢物等候楊志到來請他兩箇公人一同到酒店裡吃了些酒食把出銀兩賚發兩位防送公人說道念楊志是箇好漢與民除害今去北京路途中望乞二位上下照顧好生看他一看張龍趙虎道我兩個也知他是好漢亦不必你衆位分付但請放心楊志謝了衆人其餘多的銀兩盡送與楊志做盤纏衆人各自散了話裡只說楊志同兩個公人來到原下的客店裡筭還了房錢飯錢取了原寄的衣服行李安排些酒食請了兩個公人尋醫士贖了幾箇杖瘡的膏藥貼了棒瘡便同兩個公人上路三箇望北京進簇五里單牌十里雙牌逢州過縣買些酒肉不時間請張龍趙虎吃三箇在路夜宿旅館曉行驛道不數日來到北京入得城中尋個客店安下原來北京

大名府留守司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最有權勢那留守喚做梁中書諱世傑他是東京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當日是二月初九日留守陞廳兩箇公人解楊志到留守司廳前呈上開封府公文梁中書看了原在東京時也曾認得楊志當下一見了備問情由楊志便把高太尉不容復職使盡錢財將寶刀貨賣因而殺死牛二的實情通前一告稟了梁中書聽得大喜當廳就開了枷畱在廳前聽用押了批廻與兩箇公人自回東京不在話下只說楊志自在梁中書府中早晚慇懃聽候使喚梁中書見他勤謹有心要擡舉他欲要遷他做箇軍中副牌月支一分請受只恐衆人不伏因此傳下號令教軍政司告示大小諸將人員來日都要出東郭門教場中去演武試藝當晚梁中書喚楊志到廳前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做箇軍中副牌月

支一分請受只不知你武藝如何楊志稟道小人應過武舉出身曾做殿司府制使職役這十八般武藝自小習學今日蒙恩相擡舉如撥雲見日一般楊志若得寸進當效銜環背鞍之報

梁中書大喜賜與一副衣甲當夜無事有詩為証

楊志英雄偉丈夫

賣刀市上殺無徒

却教罪配幽燕地

演武場中敵手無

次日天曉時當二月中旬正值風和日煖梁中書早飯已罷帶領楊志上馬前遮後擁往東郭門來到得教場中大小軍卒并許多官員接見就演武廳前下馬到廳上正面撒下一把渾銀交椅坐下左右兩邊齊臻臻地排着兩行官員指揮使團練使正制使統領使牙將校尉副牌軍前後周圍惡狠狠地列着百員將校正將臺上立着兩箇都監一個喚做李天王李成一箇

喚做聞大刀聞達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統領着許多軍馬一齊都來朝着梁中書呼三聲喏却早將臺上豎起一面黃旗來將臺兩邊左右列着三五十對金鼓手一簇起搦來品了三通畫角發了三通搦鼓教場裡面誰敢高聲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來前後五軍一齊整肅將臺上把一面引軍紅旗磨動只見鼓聲響處五百軍列成兩陣軍士各執器械在手將臺上又把白旗招動兩陣馬軍齊齊地都立在面前各把馬勒住梁中書傳下令來叫喚副牌軍周謹向前聽令右陣裡周謹聽得呼喚躍馬到廳前跳下馬插了鎗暴雷也似聲箇大喏梁中書道着副牌軍施逞本身武藝周謹得了將令綽鎗上馬在演武廳前左盤右旋右盤左旋將身中鎗使了幾路眾人喝采梁中書道叫東京對撥來的軍健楊志楊志轉過廳前唱箇大

嗟梁中書道楊志我知你原是東京殿司府制使軍官犯罪配
 來此間即日盜賊猖狂國家用人之際你敢與周謹比試武藝
 高低如若贏時便遷你充其職後楊志道若蒙恩相差遣安敢
 有違鈞旨梁中書叫取一疋戰馬來教甲仗庫隨行官吏應付
 軍器教楊志披掛上馬與周謹比試楊志去廳後把夜來衣甲
 穿了拴束罷帶了頭盔弓箭腰刀手拿長鎗上馬從廳後跑將
 出來梁中書看了道着楊志與周謹先比鎗周謹先怒道這箇
 賊配軍敢來與我交鎗誰知惱犯了這箇好漢來與周謹聞武
 不因楊志來與周謹比試楊志在萬馬叢中聞姓字千軍隊裡
 奪頭功直教大斧橫擔來水滸鋼鎗斜拽上梁山畢竟楊志與
 周謹比試引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二

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三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脩

第十三回

急先鋒東郭爭功

青面獸北京鬪武

詩曰

得罪幽燕作配戎 當場比試較英雄 暮逢敵手難藏幸
 將遇良才怎用功 鵲畫弓彎欺滿月 點鋼鎗刺耀霜風
 直饒射虎穿楊手 盡在輸贏勝負中

話說當時周謹楊志兩箇勒馬在於旗下正欲出戰交鋒只見
 兵馬都監聞達喝道且住自上廳來稟復梁中書道復恩相論
 這兩箇比試武藝雖然未見本事高低鎗刀本是無情之物只

宜殺賊勦寇今日軍中自家比試恐有傷損輕則殘疾重則致命此乃於軍不利可將两根鎗去了鎗頭各用毡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馬都與皂衫穿着但是鎗尖廝糊如白點多者當輸此理如何梁中書道言之極當隨即傳令下去兩箇領了言語向這演武廳後去了鎗尖都用毡片包了縛成骨朵身上各換了皂衫各用鎗去石灰桶裡蘸了石灰再各上馬出到陣前楊志橫鎗立馬看那周謹時果是弓馬熟閑怎生結束頭戴皮盔皂衫籠着一付熟銅甲下穿一對戰靴繫一條緋紅包肚騎一疋鶩黃馬那周謹躍馬挺鎗直取楊志這楊志也拍戰馬撚手中鎗來戰周謹兩箇在陣前來來往往番番復復攪做一團紐做一塊鞍上人聞人坐下馬聞馬兩箇鬥了四五十合看周謹時恰似打翻了豆腐的斑斑點點約有三五十處看楊

志時只有左肩脾上一點白梁中書大喜叫喚周謹上廳看了跡道前官叅你做箇軍中副牌量你這般武藝如何南征北討怎生做的正請受的副牌教楊志替此人職役管軍兵馬都監李成上廳稟復梁中書道周謹鎗法生疎弓馬熟閑不爭把他來逐了職事恐怕慢了軍心再教周謹與楊志比箭如何梁中書道言之極當再傳下將令來叫楊志與周謹比箭兩箇得了將令都扎了鎗各關了弓箭楊志就弓袋內取出那張弓來扣得端正擎了弓跳上馬跑到廳前立在馬上欠身稟復道恩相弓箭發處事不容情恐有傷損乞請鈞旨梁中書道武夫比試何慮傷殘但有本事射死勿論楊志得令回到陣前李成傳下言語叫兩箇比箭好漢各關與一面遮箭牌防護身體兩箇各領了遮箭牌縮在臂上楊志道你先射我三箭後却還你三

箭周謹聽了恨不得把楊志一箭射個透明楊志終是個軍官出身識破了他手段全不把他為事怎見得兩箇比試

一箇天姿英發一箇銳氣豪強一箇曾向山中射虎一箇慣從風裡穿楊鼓滿處免狐喪命箭發時鷓鴣魂傷較藝術當場比並施手段對衆掄揚一箇磨鞞解實難抵當一箇閃身解不可隄防頃刻內要觀勝負霎時間要見存亡雖然兩箇降龍手必定其中有一強

當時將臺上早把青旗磨動楊志拍馬望南邊去周謹縱馬趕來將韁繩搭在馬鞍轡上左手擎着弓右手搭上箭拽得滿滿地望楊志後心颺地一箭楊志聽得背後弓弦響霍地一閃去鏗裡藏身那枝箭早射個空周謹見一箭射不着却早慌了再去壺中急取第二枝箭來搭上弓弦觀的楊志較親望後心再

射一箭楊志聽得第二枝箭來却不去鏗裏藏身那枝箭風也似來楊志那時也取弓在手用弓稍只一撥那枝箭滴溜溜撥下草地裡去了周謹見第二枝箭又射不着心裡越慌楊志的馬早跑到教場盡頭霍地把馬一兜那馬便轉身望正廳上走回來周謹也把馬只一勒那馬也跑回就勢裡趕將來去那綠茸茸芳草地上八箇馬蹄翻盞撒鉞相似勃勃地風團兒也似般走周謹再取第三枝箭搭在弓弦上扣得滿滿地儘平生氣力眼睜睜地看着楊志後心窩上只一箭射將來楊志聽得弓弦響紐回身就鞍上把那枝箭只一綽綽在手裡便縱馬入演武廳前撇下周謹的箭梁中書見了大喜傳下號令却叫楊志也射周謹三箭將臺上又把青旗磨動周謹撇了弓箭擎了傍牌在手拍馬望南而走楊志在馬上把腰只一縱畧將脚一

拍那馬勃刺刺的便趕楊志先把弓虛扯一扯周謹在馬上聽得腦後弓弦響扭轉身來便把傍牌來迎却早接箇空周謹尋思道那厮只會使鎗不會射箭等我待他第三枝箭再虛詐時我便喝住了他便算我贏了周謹的馬早到教場南盡頭那馬便轉望演武廳來楊志的馬見周謹馬跑轉來那馬也便回身楊志早去壺中掣出一枝箭來搭在弓弦上心裡想道射中他後心窩必至傷了他性命他又沒冤仇洒家只射他不致命虜便了左手如托太山右手如抱嬰孩弓開如滿月箭去似流星說時遲那時快一箭正中周謹左肩周謹措手不及翻身落馬那疋空馬直跑過演武廳背後去了衆軍卒自去救那周謹去了梁中書見了大喜叫軍政司便呈文案來教楊志截替了周謹職役楊志喜氣洋洋下了馬便向廳前來拜謝息相充

其職役只見階下左邊轉上一箇人來叫道休要謝職我和你兩箇比試楊志看那人時身材凜凜七尺以上長短面圓耳大唇闊口方腮邊一部落腮鬚鬚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直到梁中書面前聲了喏稟道周謹患病未痊精神不在因此候輪與楊志小將不才願與楊志比試武藝如若小將折半點便宜與楊志休教截替周謹便教楊志替了小將職役雖死而不怨梁中書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軍索超為是他性急撮塩入火為國家面上只要爭氣當先廝殺以此人都叫他做急先鋒李成聽得便下將臺來直到廳前稟覆道相公這楊志既是殿司制使必然好武藝雖和周謹不是對手正好與索正牌比試武藝便見優劣梁中書聽了心中想道我指望一力要擡舉楊志衆將不伏一發等他贏了索超他們也死而無怨

却無話說梁中書隨即喚楊志上廳問道你與索超比試武藝如何楊志稟道恩相將令安敢有違梁中書道既然如此你去廳後換了裝束好生披掛教甲仗庫隨行官吏取應用軍器給與就叫捧我的戰馬借與楊志騎小心在意休覷得等閑楊志謝了自去結束却說李成分付索超道你却難比別人周謹是你徒弟先自輸了你若有些疎失吃他把大名府軍官都看得輕了我有一疋慣會上陣的戰馬并一副披掛都借與你小心在意休教拆了銳氣索超謝了也自去結束梁中書起身走出階前來從人移轉銀交椅直到月臺欄杆邊放下梁中書坐定左右祇候兩行喚打傘的撐開那把銀葫蘆頂茶褐羅三簷涼傘來蓋定在梁中書背後將臺上傳下將令早把紅旗招動兩邊金鼓齊鳴發一通搦去那教場中兩陣內各放了箇砲砲響

馬入陣內藏在門旗下楊志也從陣裡跑馬入軍中門旗背後將臺上又把黃旗招動又發了一通搦兩軍齊聲喊教場中誰敢做聲靜蕩蕩的再一聲鑼響扯起淨平白旗兩下眾官沒一箇敢動胡言說話靜靜地立着將臺上又把青旗招動只見第三通戰鼓響處去那左邊陣內門旗下看分開鸞鈴響處正牌軍索超出馬直到陣前兜住馬拏軍器在手果是英雄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熟銅獅子盔腦後斗大來一顆紅纓身披一副鉄葉攢成鎧甲腰繫一條鍍金獸面束帶前後兩面青銅護心鏡上籠着一領緋紅團花袍上面垂兩條綠絨縷領帶下穿一雙斜皮氣跨靴左帶一張弓右懸一壺箭手裡橫着一柄金蘸斧坐下李都監那疋慣戰能征雪白馬看那馬時又是

一疋好馬但見

兩耳如同玉筋雙睛凸似金鈴色按庚辛彷彿南山白額虎
毛堆膩粉如同北海玉麒麟衝得陣跳得溪喜戰鼓性如君
子負得重走得遠慣嘶風必是龍媒勝如伍相梨花馬賽過
秦玉白玉駒

左陣上急先鋒索超兜住馬扭着金蘸斧立馬在陣前右邊陣
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楊志提手中鎗出馬直至陣前
勒住馬橫着鎗在手果是勇猛怎生結束但見

頭戴一頂鋪霜耀日鎖鐵盔上撒着一把青纓身穿一副鈞
嵌梅花榆葉甲繫一條紅絨打就勒甲縵前後獸面掩心上
籠着一領白羅生色花袍垂着條紫絨飛帶脚登一雙黃皮
襯底靴一張皮靶弓數根鑿子箭手中挺着渾鉄點鋼鎗騎

的是梁中書那疋火塊赤千里嘶風馬看時又是一疋無敵
的好馬但見

駿分火焰尾擺朝霞渾身亂掃胭脂兩耳對攢紅葉侵晨臨
紫塞馬蹄迸四點寒星日暮轉沙堤就地滾一團火塊休言
火德神駒真乃壽亭赤兔疑是南宮來猛獸渾如北海出驪
龍

右陣上青面獸楊志撚手中鎗勒坐下馬立於陣前兩邊軍將
暗暗地喝采雖不知武藝如何先見威風出衆正南上旗牌官
擎着銷金令字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箇俱各
用心如有虧悞處定行責罰若是贏時多有重賞二人得令縱
馬出陣都到教場中心兩馬相交一般兵器並舉索超忿怒輪
手中大斧拍馬來戰楊志楊志逞威撚手中神鎗來迎索超兩

箇在教場中間將臺前面二將相交各賭平生本事一來一往
一去一回四條臂膊縱橫八隻馬蹄撩亂但見

征旗蔽日殺氣遮天一箇金蘸斧直透頂門一箇渾鉄鎗不
離心坎這箇是扶持社稷毘沙門托塔李天王那箇是整頓
江山掌金闕天蓬大元帥一箇鎗尖上吐一條火燄一個斧
刃中迸幾道寒光那箇是七國中袁達重生這箇是三分內
張飛出世一箇似巨靈神忿怒揮大斧劈碎西華山一箇如
華光藏生噴伏金鎗搗透鎖魔關這個圓彪彪睜開雙眼肱
查查斜砍斧頭來那箇剝剝咬碎牙關火焰焰搖得鎗桿
斷這箇弄精神不放此兇空那箇覷破綻安容半點閑

當下楊志和索超兩箇聞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月臺上梁中
書看得呆了兩邊衆軍官看了喝采不迭陣面上軍士們遞相

廝覷道我們做了許多年軍也曾出了幾遭征何曾見

對好漢廝殺李成聞達在將臺上不住聲叫道好聞聞

只恐兩個內傷了一個慌忙招呼旗牌官擎着令字旗

了將臺上忽的一聲鑼響楊志和索超聞到是處各自要

那里肯回馬旗牌官飛來叫道兩箇好漢歇了相公有令楊志

索超方纔收了手中軍器勒坐下馬各跑回本陣來立馬在旗

下看那梁中書只等將令李成聞達下將臺來直到月臺下稟

覆梁中書道相公據這兩箇武藝一般皆可重用梁中書大喜

傳下將令叫喚楊志索超旗牌官傳令喚兩箇到廳前都下了

馬小校接了二人的軍器兩箇都上廳來躬身聽令梁中書叫

取兩錠白銀兩副表裡來賞賜二人就叫軍政司將兩箇都陞

做管軍提轄使便叫貼了文案從今日便叅了他兩箇索超楊

志都拜謝了梁中書將着賞賜下廳來解了鎗刀弓箭卸了頭
盔衣甲換了衣裳索超也自去了披掛換了錦襖都上廳來再
拜謝了衆軍官入班做了提轄衆軍卒打着得勝鼓把着那金
鼓旗先散梁中書和大小軍官都在演武廳上筵宴看看紅日
沉西筵席已罷衆官皆歡梁中書上了馬衆官員都送歸府馬
頭前擺着這兩箇新叅的提轄上下肩都騎着馬頭上都帶着
花紅迎入東郭門來兩邊街道扶老携幼都看了歡喜梁中書
在馬上問道你那百姓歡喜為何莫非哂笑下官衆老人都跪
下稟道老漢等生在北京長在大名府不曾見今日這等兩箇
好漢將軍比試今日教場中看了這般敵手如何不歡喜梁中
書在馬上聽了大喜回到府中衆官各自散了索超自有一班
弟兄請去作慶飲酒楊志新來未有相又自去梁府宿歇早晚

慇懃聽候使喚都不在話下且把這閑話丟過只說正話自東
郭演武之後梁中書十分愛惜楊志早晚與他並不相離月中
又有一分請受自漸漸地有人來結識他那索超見了楊志手
段高強心中也自欽伏不覺光陰迅速又早春盡夏來時逢端
午筵賓節至梁中書與蔡夫人在後堂家宴慶賀端陽但見

盆栽綠艾瓶插紅榴水晶簾捲暇鬢錦繡屏開孔雀菖蒲切
玉佳人咲捧紫霞盃角黍堆金美女高擎青玉案食烹異品
果獻時新絃管笙簧奏一派聲清韻美綺羅珠翠擺兩行舞
女歌兒當筵象板撒紅牙遍體舞裙拖錦繡逍遣壺中閑日
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當日梁中書正在後堂與蔡夫人家宴慶賞端陽酒至數盃食
供兩套只見蔡夫人道相公自從出身今日為一統帥掌握國

家重任這功名富貴從何而來梁中書道世傑自幼讀書頗知經史人非草木豈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盡蔡夫人道丈夫既知我父親之恩德如何忘了他生辰梁中書道下官如何不記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已使人將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京師慶壽一月之前幹人都關領去了見今九分齊備數日之間也待打點停當差人起程只是一件在此躊躇上年收買了許多玩器并金珠寶貝使人送去不到半路盡被賊人劫了枉費了這一遭財物至今嚴捕賊人不獲今年叫誰人去好蔡夫人道帳前見有許多軍校你選擇知心腹的人去便了梁中書道尚有四五十日早晚催併禮物完足那時選擇去人未遲夫人不必掛心世傑自有理會當日家宴午牌至二更方散自此不在話下不說梁中書收買禮物玩器選人上

京去慶賀蔡太師生辰且說山東濟州鄆城縣新到任一箇知縣姓時名文彬當日陞廳公座但見

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懷惻隱之心常有仁慈之念爭田奪地辯曲直而後施行鬪毆相爭分輕重方纔決斷閑暇撫琴會客也應分理民情雖然縣治宰臣官果是一方民父母

當下知縣時文彬陞廳公座左右兩邊排着公吏人等知縣隨即叫喚尉司捕盜官員并兩箇巡捕都頭本縣尉司管下有兩箇都頭一箇喚做步兵都頭一箇喚做馬兵都頭這馬兵都頭管着二十疋坐馬弓手二十箇土兵那步兵都頭管着二十箇使鎗的頭目二十箇土兵這馬兵都頭姓朱名全身身長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鬚髯長一尺五寸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似關雲長模樣滿縣人都稱他做美髯公原是本處富戶只因他仗義疎

財結識江湖上好漢學得一身好武藝怎見的朱仝氣象但見
義膽忠肝豪傑曾中武藝精通超羣出眾果英雄彎弓能射
虎提劍可誅龍一表堂堂神鬼怕形容凜凜威風而如重棗
色通紅雲長重出世人號美髯公

那步兵都頭姓雷名橫身長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
圈鬚鬚為他膂力過人能跳三二丈闊澗滿縣人都稱他做插
翅虎原是本縣打鐵匠人出身後來開張碓房殺牛放賭雖然
仗義只有此心偏窄也學得一身好武藝怎見得雷橫的氣象
但見

天上罡星臨世上就中一個偏能都頭好漢是雷橫拽拳神
臂健飛脚電光生江海英雄當武勇跳牆過澗身輕英雄誰
敢與相爭山東插翅虎寰海盡聞名

因那朱仝雷橫兩箇非是等閑人也以此眾人保他兩個做了
都頭專管擒拏賊盜當日知縣呼喚兩箇上廳來聲了喏取台
旨知縣道我自到任以來聞知本府濟州管下所屬水鄉梁山
泊賊盜聚眾打劫拒敵官軍亦恐各處鄉村盜賊猖狂小人甚
多今喚你等兩箇休辭辛苦與我将帶本管土兵人等一箇出
西門分投巡捕若有賊人隨即勦獲申解不可擾動鄉民體知
東溪村山上有株大紅葉樹別處皆無你們眾人採幾片來縣
里呈納方表你們曾巡到那里各
無紅葉便是汝等虛妄
官府定行責罰不恕兩箇都頭領了台旨各自回歸點了本管
土兵分投自去巡察不說朱仝引人出西門自去巡捕只說雷
橫當晚引了二十箇土兵出東門遶村巡察遍地走了三遭
回來東溪村山上眾人採了那紅葉就下村來行不到三二

皇早到靈官廟前見殿門不關雷橫道這殿裡又沒有廟祝殿門不關莫不有友人在裡面麼我們直入去看一看衆人拿着火一齊照將入來只見供桌上赤條條地睡着一個大漢天道又熱那漢子把此破衣裳團做一塊作枕頭枕在項下勦勦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雷橫看了道好怪好怪知縣相公忒神明原來這東溪村真個有賊大喝一聲那漢却待要掙挫被二十箇土兵一齊向前把那漢子一條索子綁了押出廟門投一個保正莊上來不是投那個去處有分教直使得東溪村裡聚三四籌好漢英雄鄆城縣中尋十萬貫金珠寶貝正是天上罡星來聚會人間地煞得相逢畢竟雷橫拿住那漢投解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三

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四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脩

第十四回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詩曰

勇悍劉唐命運乖 靈官殿裡夜徘徊 偶逢巡邏遭羈縛

遂使英雄困草萊 鹵莽雷橫應墮計 仁慈晁蓋獨憐才

生辰綱貢諸珍貝 總被斯人送將來

話說當時雷橫來到靈官殿上見了這條大漢睡在供桌上衆上兵向前把條索子綁了捉離靈官殿來天色却早是五更時分雷橫道我們且押這厮去晁保正莊上討些點心吃了却解

去縣裡取問一行衆人却都透這保正莊上來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反便留在莊上住若要

去時又將銀兩賚助他起身最愛刺鎗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箇村坊一箇東溪村一箇西溪村只隔着一條大溪當初這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在溪裏無可柰何忽一日有箇僧人經過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個去處教用青石鑿個寶塔放於所在鎮住溪邊其時西溪村的鬼都趕過東溪村來那時晁蓋得知了大怒從溪裡走將過去把青石寶塔獨自奪了過來東溪邊放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晁蓋獨霸在那村坊江湖上都聞他名字却早雷橫并士兵押着那漢來到莊前

敲門莊裡莊客聞知報與保正此時晁蓋未起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慌忙叫開門莊客開得莊門衆士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裡雷橫自引了十數箇為頭的人到草堂上坐下晁蓋起來接待動問道都頭有甚公幹到這里雷橫答道奉知縣相公鈞旨着我與朱仝兩箇引了部下士兵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賊盜因走得力乏欲得少歇遂投貴莊暫息有驚保正安寢晁蓋道這箇何碍一面叫莊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湯來吃晁蓋動問道弊村曾拿得箇把小小賊麼雷橫道却纔前面靈官殿上有箇大漢睡着在那里我看那厮不是良善君子以定是醉了就便着我們把索子縛綁了本待便解去縣裡見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也好答應見今弔在貴莊門房裡晁蓋聽了記在心稱謝道多虧都頭

見報少刺庄客捧出盤饌酒食晁蓋喝道此間不好說話不如去後廳軒下少坐便叫莊客裡面點起燈燭請都頭到裡面酌盃晁蓋坐了主位雷橫坐了客席兩箇坐定莊客鋪下菓品按酒菜蔬盤饌莊客一面篩酒晁蓋又叫置酒與士兵衆人吃莊客請衆人都引去廊下客位裏管待大盤酒肉只管叫衆人吃晁蓋一頭相待雷橫吃酒一面自肚裡尋思村中有甚小賊吃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誰相陪吃了五七盃酒便叫家裡一箇主管出來陪奉都頭坐一坐我去淨了手便來那主管陪侍着雷橫吃酒晁蓋却去裡面拿了個燈籠迤來門樓下看時士兵都去吃酒沒一箇在外面晁蓋便問看門的庄客都頭拿的賊帛在那里莊客道在門房裡關着晁蓋去推開門打一看時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裡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兩條

一雙脚晁蓋把燈照那人臉時紫黑闊臉鬚

一搭硃砂記上面生一片黑黃毛晁蓋便問道漢子你是那

裏人我村中不曾見有你那漢道小人是遠鄉客人來這里投

一箇人却把我來拿做賊我須有分辨處晁蓋道你來我這

村中投透誰那漢道我來這村裡投透一箇好漢晁蓋道這好

漢叫做甚麼那漢道他喚做晁保正晁蓋道你却尋他有甚勾

當那漢道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來

與他說知因此而來晁蓋道你且住只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

教你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少刺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你

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認你做外甥只說四五歲離了這里今番

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那漢道若得如此救護深感厚恩義士

一箇正是

黑甜一枕古祠中

被捉高懸草舍東

却是劉唐未應死

解圍晁蓋有奇功

晁蓋提了燈籠自出房來仍舊把門拽上急入後廳來見
洪說道甚是慢客雷橫道且是多多相擾理甚不當兩箇又
下數盃酒只見窓子外射入天光來雷橫道東方動了小人
好去縣盡卯晁蓋道都頭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敝村公
事萬來走一遭雷橫道却得再來拜望不須保正分付請保
送晁蓋道却罷也送到莊門口兩個同走出來那夥土兵
都得了酒食吃得飽了各自拿了鎗棒便去門房裡解了
背剪縛着帶出門外晁蓋見了說道好條大漢雷橫道這
是靈官廟裏捉的賊說猶未了只見那漢叫一聲阿舅救
個晁蓋假意看他一看喝問道兀的這厮不是王小三麼
道我便是阿舅救我眾人吃了一驚雷橫便問晁蓋道這
誰如何却認得保正晁蓋道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這厮
却在廟裡歇乃是家姐的孩兒從小在這裡過活四五歲
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數年這厮十四五
又來走了一遭跟箇本京客人來這裡販棗子向後再不曾
見面多聽得人說這厮不成器如何却在這裡小可本也認他
不得為他鬚邊有這一搭朱砂記因此影影認得晁蓋喝道小
三你如何不送來見我却去村中做賊那漢叫道阿舅我不曾
做賊晁蓋喝道你既不做賊如何拿你在這裡奪過土兵手裡
物據匹頭匹臉便打雷橫并眾人勸道且不要打聽他說那漢
道阿舅息怒且聽我說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這遭如今不
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吃了一盃酒不敢來見阿舅權去廟裡

水滸傳卷之十四
得醒了却來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事由將我拿了却不
會做賊晁蓋拿起棍來又要打口裡罵道畜生你却不要來見
我目在路上貪嗜這口黃湯我家中沒得與你吃辱莫殺人雷
正勸道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曾做賊我們見他偌大一條大
漢在廟裡睡得蹺蹊亦且面生又不認得因此設疑捉了他來
這里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喚土兵快解了綁縛的
索子放還保正衆土兵登時解了那漢雷橫道保正休怪早知
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們回去晁蓋道都頭且住請
入小莊再有話說雷橫放了那漢一齊再入草堂裡來晁蓋取
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道都頭休嫌輕微望賜啖留雷橫道不
當如此晁蓋道若是不肯收受時便是怪小人雷橫道既是保
正厚意權且收受改日却得報答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晁

蓋又取些銀兩賞了衆土兵再送出莊門外雷橫相別了引着
土兵自去晁蓋却同那漢到後軒下取幾件衣裳與他換了取
頂頭巾與他帶了便問那漢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道小人
姓劉名唐祖貫東潞州人氏因這鬢邊有這搭朱砂記人都喚
小人做赤髮鬼特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
醉倒在廟裡不想被這廝們捉住綁縛了來正是有緣千里來
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今日幸得到此哥哥坐定受劉唐四拜
拜罷晁蓋道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見在何處劉唐道小人
自幼飄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徃徃多聞哥哥大名
不期有緣得遇曾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曾來投奔哥哥因
此劉唐敢說這話這里別無外人方可傾心吐膽對哥哥說晁
蓋道這里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劉唐道小弟打聽得北京

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
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半
路裡不知被誰人打劫了至今也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
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
一套是不義之財取而何碍便可商議箇道理去半路上取了
天理知之也不為罪聞知哥哥大名是箇真男子武藝過人小
弟不才頗也學得本事休道三五箇漢子便是一二千軍馬隊
中拿條鎗也不懼他倘蒙哥哥不棄時獻此一套富貴不知哥
哥心內如何晁蓋道壯哉且再計較你既來這裡想你乞了些
艱辛且去客房裡將息少歇暫且待我從長商議來日說話晁
蓋叫莊客引劉唐廊下客房裡歇息莊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幹
事了且說劉唐在房裡尋思道我着甚來由苦惱這遭多虧晁

蓋完成解脫了這件事只叵奈雷橫那厮平白騙了晁保正十
兩銀子又吊我一夜想那厮去未遠我不如拿了條棒趕上去
齊打翻了那厮們却奪回那銀子送還晁蓋他必然敬我此計
大妙劉唐便出房門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朴刀便出莊門大踏
步投南趕來此時天色已明但見

北斗初橫東方漸白天涯曙色纔分海角殘星暫落金雞三
唱喚佳人傳粉施朱寶馬頻嘶催行客爭名競利牧童樵子
離莊牝牡牛羊出圈幾縷曉霞橫碧漢一輪紅日上扶桑

這赤髮鬼劉唐挺着朴刀趕了五六里路却早望見雷橫引着
土兵慢慢地行將去劉唐趕上來大喝一聲兀那都頭不要走
雷橫吃了一驚回過頭來見是劉唐攔着朴刀趕來雷橫慌忙
去土兵手裡奪條朴刀拿着喝道你那厮趕將來做甚麼劉唐

道你曉事的留下那十兩銀子還了我我便饒了你雷橫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結果了你這廝性命剗地問我取銀子劉唐道我須不是賊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騙我阿舅十兩銀子是會的將來還我佛眼相看你若不還我叫你目前流血雷橫大怒指着劉唐大罵道辱門敗戶的謊賊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詐害百姓的腌臢潑才怎敢罵我雷橫又罵道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晁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劉唐大怒道我來和你見箇輪贏撚着朴刀直逶雷橫雷橫見劉唐趕上來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來迎兩箇就大路上廝併但見

雲山顯翠露草凝珠天色初明林下曉烟纔起村邊一來一往似鳳翻身一撞一衝如鷹展翅一箇照棚盡依良法一箇遮攔自有悟頭這箇丁字脚搶將入來那箇四換頭遶將進去兩句道雖然不上凌烟閣只此堪描入畫圖

當時雷橫和劉唐就路上聞了五十餘合不分勝負衆土兵見雷橫贏劉唐不得却待都要一齊上併他只見側首籬門開處一箇人掣兩條銅鍊叫道你們兩箇好漢且不要聞我看了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話說便把銅鍊就中一隔兩個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來立住了脚看那人時似秀才打扮戴一頂桶子樣抹眉梁頭巾穿一領皂沿邊麻布寬衫腰繫一條茶褐鑿帶下面絲鞋淨靴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鬚長這秀才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道號加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曾有一首臨江仙讚吳用的好處

萬卷經書曾讀過平生機巧心靈六韜三畧究來精習中藏

戰將腹內隱雄兵謀略敢欺諸葛亮陳平豈敵才能略施小計鬼神驚名稱吳學究人號智多星

當時吳用手提銅鍊指着劉唐叫道那漢且任你因甚和都頭爭執劉唐先着眼看吳用道不干你秀才事雷橫便道教授不知這廝夜來赤條條地睡在靈官廟裡被我們拿了這廝帶到晁保正莊上原來却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晁天王請我們吃酒了送些禮物與我這廝瞞了他阿舅直趕到這里問我取你道這廝大膽麼吳用尋思道晁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有些事便和我相議計較他的親眷相識我都知道不曾見有這個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蹊蹊我且勸開了這場鬧却再問他吳用便道大漢休執迷你的母舅與我至交又和這都頭亦過得好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你却來討

了也須壞了你母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與你母舅說劉唐道秀才你不省得這個不是我阿舅甘心與他他詐取了我阿舅的銀兩若是不還我誓不回去雷橫道只除是保正自來取便還他却不要你劉唐道你屈冤人做賊詐了銀子怎地不還雷橫道不是你的銀子不還不還劉唐道你不還只除問得我手裡朴刀肯便罷吳用又勸你兩個聞了半日又沒輸贏只管聞到幾時是了劉唐道他不還我銀子直和他拚個你死我活便罷雷橫大怒道我若怕你添箇土兵來併你也不算好漢我自好反拗翻你便罷劉唐大怒拍着曾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趕上來這邊雷橫便指手劃脚也趕攏來兩箇又要廝併這吳用橫身在裡面勸那里勸得住劉唐撚着朴刀只待鑽將過來雷橫口裡千賊萬賊罵挺起朴刀正待要開只見衆土兵指道保

正來了劉唐回身看時只見晁蓋披着衣裳前襟攤開從大路上趕來大喝道畜生不得無禮那吳用大咲道湏是保正自来方纔勸得這場鬧晁蓋趕得氣喘問道怎的趕來這里聞朴刀雷橫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趕來問我取銀子小人道不還你我自送還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聞了五十合教授解勸在此晁蓋道這畜生小人並不知道都頭看小人面請回自當改日登門陪話雷橫道小人也知那廝胡為不與他一般見識又勞保正遠出作別自去不在話下且說吳用對晁蓋說道不是保正自来幾乎做出一場大事這個令甥端的非凡是好武藝小生在籬笆裡看了這個有名慣使朴刀的雷都頭也敵不過只辦得架隔遮攔若再聞幾合雷橫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生慌忙出來間隔了這個令甥從何而來往常時莊上不

有晁蓋道却待正要來請先生到敝莊商議句話正欲使人來只見不見了他鎗架上朴刀又沒尋處只見牧童報說一箇大漢拿條朴刀望南一直趕去我慌忙隨後追得來早是得教授諫勸住了請尊步同到弊莊有句話計較計較那吳用還至書齋掛了銅鍊在書房裡分付主人家道學生來時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樵放一日暇拽上書齋門將鎖鎖了一同晁蓋劉唐直到此人誰是晁蓋道江湖上好漢此人姓劉名唐是東潞州人氏因此有一套富貴特來投奔我夜來他醉臥在靈官廟裡却被雷橫捉了拿到我莊上我因認他做外甥方得脫身他說有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里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之何碍他

來的意正應我一夢我昨夜夢見北斗七星直墜在我屋脊上
斗柄上另有一顆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
利今早正要求請教授商議不想又是這一套此一件事若何
吳用笑道小生見劉兄趕得來蹉蹊也猜箇七八分了此一事
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許多莊
客一箇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
團弄便是保正與兄十分了得也擔負不下這段事須得七八
個好漢方可多也無用晁蓋道莫非應夢之星數吳用便道
兄長這一夢不凡也非同小可莫非北地上再有扶助的人來
吳用尋思了半晌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說道有了有了晁蓋道
先生既有心腹好漢可以便去請來成就這件事吳用不慌不
忙疊兩個指頭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蘆花叢裡泊戰船
却似打魚舩荷葉鄉中聚義漢翻為真好漢正是指麾說地談
天口來誘拿雲捉霧人畢竟智多星吳用說出甚麼人來且聽
下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五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脩

第十五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詩曰

英雄聚會本無期 水滸山涯任指揮 欲向生辰邀眾寶
特扳三阮協神機 一時豪傑欺黃屋 七宿光芒動紫微
眾守梁山同聚義 幾多金帛盡俘歸

話說當時吳學究道我尋思起來有三個人義膽包身武藝出
眾敢赴湯蹈火同死同生義氣最重只除非得這三個人方纔
完得這件事晁蓋道這三個却是甚麼樣人姓甚名誰何處居

任吳用道這三箇人是弟兄三箇在濟州梁山泊邊石碣村住
日常只打魚為生亦曾在汴子裡做私商勾當本身姓阮弟兄
三人一箇喚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箇喚做短命二郎阮小五
一箇喚做活閻羅阮小七這三箇是親弟兄最有義氣小生舊
日在那里住了數年與他相交時他雖是個不通文墨的人為
見他與人結交真有義氣是個好男子因此和他來往今已二
三年有餘不曾相見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蓋道我也曾聞
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曾相會石碣村離這裏只有百十
里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請他們來商議吳用道着人去請他們
如何肯來小生必須自去那里憑三寸不爛之舌說他們入夥
晁蓋大喜道先生高見幾時可行吳用答道事不宜遲只今夜
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里晁蓋道最好當時叫莊客且安

排酒食來吃吳用道北京到東京也曾行到只不知生辰綱從
那條路來再煩劉兄休辭生受連夜去北京路上探聽起程的
日期端的從那條路上來劉唐道小弟只今夜也便去吳用道
且住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如今却是五月初頭尚有四五十
日等小生先去說了三阮弟兄回來那時却叫劉兄去晁蓋道
也是劉兄弟只在我莊上等候話休絮煩當日吃了半晌酒食
至三更時分吳用起來洗漱罷吃了些早飲討了些銀兩藏在
身邊穿上草鞋晁蓋劉唐送出莊門吳用連夜投石碣村來行
到晌午時分早來到那村中但見

青巒鬱鬱山峰疊翠綠依依桑柘堆雲四邊流水遠孤村幾處
踈篁沿小徑茅簷傍澗古木成林籬外高懸沽酒旆柳陰閑
纜釣魚船

吳學究自來認得不用問人來到石碣村中逕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看時只見枯椿上纜着數隻小漁船籬外晒着一張破魚網倚山傍水約有十數間草房吳用叫一聲道二哥在家麼只見一個人從裡面走出來生得如何但見

軀塊臉兩眉堅起略綽口四面連拳胸前一帶蓋膽黃毛背上兩枝橫生板肋臂膊有千百斤氣力眼睛射幾萬道寒光人稱立地太歲果然混世魔王

那阮小二走將出來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着雙脚出來見了是吳用慌忙聲笑道教授何來甚風吹得到此吳用答道有些小事特來相浼二郎阮小二道有何事但說不妨吳用道小生自離了此間又早二年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他要辦筵席用着十數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因

此特地來相投足下阮小二笑了一聲說道小人且和教授吃三盃却說吳用道小生的來意也欲正要和二哥吃三盃阮小二道隔湖有十個酒店我們就在船裡盪將過去吳用道最好也要就與五郎說句話不知在家也不在阮小二道我們一同去尋他便了兩箇采到泊岸邊枯椿上纜的小船解了一隻便扶這吳用下船坐了樹根頭拿了一把樺楸只顧盪早盪將開去望湖泊裡來正盪之間只見阮小二把手一招叫道七哥曾見五郎麼吳用看時只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船來那漢生的如何但見

疙疸臉橫生怪肉玲瓏眼突出雙睛腮邊長短淡黃鬚身上交加烏黑點渾如生鉄打成疑是頑銅鑄就休言嶽廟惡司神果是人間剛直漢村中喚作活閻羅世上降生真五道

這阮小七頭戴一頂遮日黑笠笠身上穿個碁子布背心腰繫
着一條生布裙把那船隻盪着問道二哥你尋五哥做甚麼吳
用叫一聲七郎小生特來相央你們說話阮小七道教授恕罪
好幾時不曾相見吳用道一同和二哥去吃盃酒阮小七道小
人也欲和教授吃盃酒只是一向不曾見面兩隻船廝跟着在
湖泊裡不多時搵到一箇去處團團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間
草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麼那婆婆道說不得魚又不得
打連日去賭錢輸得沒了分文却纔討了我頭上釵兒出鎮上
賭去了阮小二咲了一聲便把船搵開阮小七便在背後船上
說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賭錢只是輸却不晦氣若說哥哥不贏
我也輸得赤條條地吳用暗想道中了我的計兩隻船廝並着
投石碣村鎮上來搵了半個時辰只見獨木橋邊一箇漢子把

着兩串銅錢下來解船阮小二道五郎來了吳用看時但見

一雙手渾如鉄棒兩隻眼有似銅鈴面皮上常有此笑容心
窩裡深藏着鴆毒能生橫禍善降非灾拳打來獅子心寒脚
踢處虺蛇喪膽何處覓行瘟使者只此是短命二郎

那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鬢邊插朶石榴花披着一領舊
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鱗鱗一箇豹子來裡面匾扎起袴子
上面圍着一條間道碁子布手巾吳用叫一聲道五郎得采麼
阮小五道原來却是教授好兩年不曾見面我在橋上望你們
半日了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尋你老娘說道出鎮上
賭錢去了因此同來這里尋你且來和教授去水閣上吃三盃
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小船跳在艙裡捉了搵揖只一搵三
隻船廝並着搵了一歇早到那個水閣酒店前看時但見

前臨湖泊後映波心數十株槐柳綠如烟一兩蕩荷花紅照
水涼亭上四面明窓水閣中數般清致當壚美女紅裙掩映
翠紗衫絛器山翁白髮偏宜麻布襖休言三醉岳陽樓只此
便為蓬島客

當下三隻舡撐到水亭下荷花蕩中三隻船都纜了扶吳學究
上了岸入酒店裡來都到水閣內揀一副紅油卓凳阮小二便
道先生休怪我三箇弟兄麤俗請教授上坐吳用道却使不得
阮小七道哥哥只顧坐主位請教授坐客席我兄弟兩箇便先
坐了吳用道七郎只是性快四箇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
來店小二把四隻大盞子擺開鋪下四雙筯放了四般菜蔬打
一桶酒放在桌子上阮小七道有甚麼下口小二哥道新宰得
一頭黃牛花糕也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阮小五

道教授休笑話沒甚孝順吳用道倒來相擾多激惱你們阮小
二道休恁地說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
來放在桌上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吃了幾塊便吃不得了那三
箇狼食虎食吃了一回阮小五動問道教授到此貴幹阮小二
道教授如今在一箇大財主家做門館教學今來要對付十數
尾金色鯉魚要重十四五斤的特來尋我佃阮小七道若是每
常要三五十尾也有莫說十數箇再要多此我弟兄們也包辦
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難得阮小五道教授遠來我們也對
付十來個重五六斤的相送吳用道小生多有銀兩在此隨筭
價錢只是不用小的湏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阮小七道教授
却沒討處便是五哥許五六斤的也不能勾湏是等得幾日纔
得我的船裡有一桶小活魚就把來吃酒阮小七便去船內取

將一桶小魚上來約有五七斤白去竈上安排盛做三盤把來放在桌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亂吃此箇四箇又吃了一回看看天色漸晚吳用尋思道這酒店裡須難說話今夜必是他家權宿到那里却又理會阮小二道今夜天色晚了請教授權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却再計較吳用道小生來這里走一遭千難萬難幸得你們弟兄今日做一處眼兒得這席酒不肯要小生還錢今晚借二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需銀子在此相煩就此店中沽一瓮酒買些肉村中尋一對雞夜間同一醉如何阮小二道那里要教授壞錢我們弟兄自去整理不煩惱沒對付處吳用道迤來要請你們三位若還不依小生時只此告退阮小七道既是教授這般說時且順情吃了却再理會吳用道還是七性直爽快吳用取出一兩銀子付與阮小七就問主人家沽

了一瓮酒借箇大瓮盛了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對大雞阮小二道我的酒錢一發還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四人離了酒店再下了船把酒肉都放在船艙裡解了纜索迤擗將開去一直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上了岸把船仍舊纜在樁上取了酒肉四人一齊都到後面坐地便叫點起燈燭原來阮家弟兄三箇只有阮小二有老小阮小五阮小七都不曾婚娶四個人都在阮小二家後面水亭上坐定阮小七宰了雞叫阿嫂同討的小猴子在厨下安排約有一更相煎酒肉都搬來擺在桌上吳用勸他弟兄們吃了幾盃又振起精神吳用來說道你這里偌大一箇去處却怎地沒了這等魚阮小二道實不瞞教授說這般大魚只除梁山泊裡便有這等不遠相通一派之水如何

不去打世阮小二嘆了一口氣道休說吳用又問道二哥如何嘆氣阮小五接了說道教授不知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飯碗如今絕不敢去吳用道偌大去處終不成官司禁打魚鮮阮小五道甚麼官司敢來打魚鮮便是活閻王也禁治不得吳用道既沒官司禁治如何絕不敢去阮小五道原來教授不知來歷且和教授說知吳用道小生却不理會得阮小七接着便道這個梁山泊去處難說難言如今泊子裡新有一夥強人占了不容打魚吳用道小生却不知原來如今有強人我那里並不曾聞得說阮小二道那夥強人為頭的是個秀才落地舉子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叫做摸着天杜遷第三個叫做雲裡金剛宋萬以下有個旱地忽律朱貴見在李家道口開酒店專一探聽事情也不打緊如今新來一個好漢是東京禁

軍教頭甚麼豹子頭林冲十分好武藝這夥人好生了得都是有本事的這幾個賊男女聚集了五七伯人打家劫舍搶擄來往客人我們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魚如今泊子裡把住了絕了我們的衣飯因此一言難盡吳用道小生實是不知有這段事如何官司不來捉他們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上動彈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猪羊鷄鶩盡都吃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里敢下鄉村來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尿尿齊流怎敢正眼兒看他阮小二道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吳用道恁地時那廝們倒快活阮小五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紬錦成瓮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箇空有一身本

事怎地學得他們吳用聽了暗上地歡喜道正好用計了阮小七又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吳用道這等人學他做甚麼他做的勾當不是管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撒下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該管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突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沒事我弟兄們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帶撐我們的也去了罷阮小五道我也常常這般思量我弟兄三箇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別人誰是識我們的吳用道假如便有識你們的你們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識我們的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吳用暗地想道這三箇都有意了我且慢慢地誘他吳用又勸他三箇吃了兩巡酒正是

只為奸邪屈有才 天教惡曜下凡來 試看小阮三兄弟 劫取生辰不義財

吳用又說道你們三個敢上梁山泊捉這夥賊麼阮小七道便捉的他們那里去請賞也吃江湖上好漢們笑話吳用道小生短見假如你們怨恨打魚不得也去那里撞籌却不是好阮小二道先生你不知我弟兄們幾遍商量要去入夥聽得那白衣秀士王倫的手下人都說道他心地窄狹安不得人前番那箇東京林冲上山毆盡他的氣王倫那厮不肯胡亂着人因此我弟兄們看了這般樣一齊都心懶了阮小七道他們若似老兄這等慷慨愛我弟兄們便好阮小五道那王倫若得似教授這般情分時我們也去了多時不到今日我弟兄三個便替他死也甘心吳用道量小生何足道哉如今山東河北多少英雄豪

傑的好漢阮小二道好漢們儘有我弟兄自不曾遇着吳用道
只此間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你們曾認得他麼阮小五道莫
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蓋麼吳用道正是此人阮小七道雖
然與我們只隔得百十里路程緣分淺薄聞名不曾相會吳用
道這等一箇仗義疎財的好男子如何不與他相見阮小二道
我弟兄們無事也不曾到那里因此不能勾與他相見吳用道
小生這幾年也只在晁保正莊上左近教些村學如今打聽得
他有一套富貴待取特地來和你們商議我等就那半路裡攔
住取了如何阮小五道這個却使不得他既是仗義疎財的好
男子我們却去壞他的道路須吃江湖上好漢們知時笑話吳
用道我只道你們弟兄心志不堅原來真個惜客好義我對你
們實說果有協助之心我教你們知此一事我如今見在晁保

正莊上住保正聞知你三個大名特地教我来請你們說話阮
小二道我弟兄三個真真實實地並沒半點兒假晁保正敢有
件奢遮的私商買賣有心要帶挈我們以定是煩老兄來若還
端的有這事我三箇若捨不得性命相幫他時殘酒為誓教我
們都遭橫事惡病臨身死於非命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
額頰道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吳用道你們三位弟兄在
這里不是我壞心來誘你們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目今朝
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
書即日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生辰今有一箇好
漢姓劉名唐特來報知如今欲要請你們去商議聚幾個好漢
向山凹僻靜去處取此一套富貴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
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買魚來請你們三個計較成此一事不

知你們心意如何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叫道七哥我和你說甚麼來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望今日還了愿心正是搔着我癢處我們幾時去吳用道請三位即便去來明日起個五更一齊都去晁天王莊上去阮家三弟兄大喜有詩為証
壯志淹留未得伸 今逢學究啓其心 大家齊入梁山泊
邀取生辰寶共金

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吃了早飯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着吳學究四個人離了石碣村拽開脚步取路投東溪村來行了一日早望見晁家莊只見遠遠地綠槐樹下晁蓋和劉唐在那里等望見吳用引着阮家三兄弟直到槐樹前兩下都廝見了晁蓋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虛傳且請到莊裡說話六人却從莊外入來到得後堂分賓主坐定吳用把前話說了晁蓋

大喜便叫莊客宰殺猪羊安排燒紙阮家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語言洒落三箇說道我們最愛結識好漢原來只在此間今日不得吳教授相引如何得會三箇弟兄好生歡喜當晚且吃了些飯說了半夜話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擺了夜來煮的猪羊燒紙三阮見晁蓋如此志誠排列香花燈燭面前箇箇說誓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却把去東京與蔡太師慶生辰此一等正是不義之財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誅滅神明鑒察六人都說誓了燒化錢紙六籌好漢正在後堂散福飲酒只見一個莊客報說門前有個先生要見保正化齋糧晁蓋道你好不曉事見我管待客人在此吃酒你便與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須直來問我莊客道小人把米與他他又不要只要面見保正晁蓋道以定是嫌少你便再與他

三二斗米去你說與他保正今日在莊上請人吃酒沒工夫相見莊客去了多時只見又來說道那先生與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稱是一清道人不為錢米而來只要求見保正一面晁蓋道你這廝不會答應便說今日委實沒工夫教他改日却來相見拜茶莊客道小人也是這般說那箇先生說道我不為錢米齋糧聞知保正是個義士特求一見晁蓋道你也這般纏全不替我分憂他若再嫌少時可與他三四斗米去何必又來說我若不和客人們飲時便去廝見一面打甚麼緊你去發付他罷再休要來說莊客去了沒半個時只聽得莊門外熱鬧又見一箇莊客飛也似來報道那先生發怒把十來個莊客都打倒了晁蓋聽得吃了一驚慌忙起身道眾位弟兄少坐晁蓋自去看一看便從後堂出來到莊門前看時只見那個先生身長八

尺道貌堂堂威風凜凜生得古怪正在莊門外綠柳樹下打那眾莊客晁蓋看那先生時但見

頭縮兩枚鬚鬆雙髻髻身穿一領巴山短褐袍腰繫雜色絲絲縹背上松紋古銅劍白肉脚襯着多耳麻鞋綿囊手擎着鬚殼扇子八字眉一雙杏子眼四方口一部落腮鬚

那先生一頭打莊客一頭口裡說道不識好人晁蓋見了叫道先生息怒你來尋晁保正無非是投齋化緣他已與了你米何故嗔怪如此那先生哈哈大笑道貧道不為酒食錢米而來我覷得十萬貫如同等閑特地來尋保正有句話說耐村夫無禮毀罵貧道因此性發晁蓋道你曾認得晁保正麼那先生道只聞其名不曾會面晁蓋道小子便是先生有甚話說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貧道稽首晁蓋道先生少請到莊裡拜茶如

何那先生道多感兩人入莊裡來吳用見那先生入來自和劉唐三阮一處躲過且說晁蓋請那先生到後堂吃茶已罷那先生道這里不是說話處別有甚麼去處可坐晁蓋見說便邀那先生又到一處小小閣兒內分賓坐定晁蓋道不敢拜問先生高姓貴鄉何處那先生答道貧道覆姓公孫單諱一箇勝字道號一清先生小道是薊州人氏自幼鄉中好習鎗棒學成武藝多般人但呼為公孫勝大郎為因學得一家道術亦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江湖上都稱貧道做入雲龍貧道久聞鄆城縣東溪村保正大名無緣不曾拜識今有十萬貫金珠寶貝專送與保正作進見之禮未知義士肯納受否晁蓋大咲道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綱麼那先生大驚道保正何以知之晁蓋道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意否公孫勝道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古人有云當取不取過後莫悔保正心下如何正說之間只見一箇人從閣子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嚇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正是機謀未就爭柰恁外人聽計策纔施又早蕭牆禍起直教七籌好漢當時聚萬貫資財借日空畢竟搶來揪住公孫勝的却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六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脩

第十六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鷓鴣天

罡星起義在山東殺曜縱橫水滸中可是七星成聚會却於
四海顯英雄人似虎馬如龍黃泥岡上巧施功滿馱金貝歸
山寨懊惱中書老相公

話說當時公孫勝正在閣兒裡對晁蓋說這北京生辰綱是不
義之財取之何碍只見一箇人從外面搶將入來揪住公孫勝
道你好大膽却纔商議的事我都知了也那人却是智多星吳

學究晁蓋笑道先生休慌且請相見兩箇叙禮罷吳用道江湖上久聞人說入雲龍公孫勝一清大名不期今日此處得會晁蓋道這位秀士先生便是智多星吳學究公孫勝道吾聞江湖上多人曾說加亮先生大名豈知緣法却在保正莊上得會賢契只是保正疎財仗義以此天下豪傑都投門下晁蓋道再有幾位相識在裡面一發請進後堂深處見三個人入到裡面就與劉唐三阮都相見了衆人道今日此一會應非偶然須請保正哥哥正面而坐晁蓋道量小子是個窮主人又無甚罕物相留好客怎敢占上吳用道保正哥哥依着小生且請坐了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吳用坐了第二位公孫勝坐了第三位劉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却纔聚義飲酒重整杯盤再備酒肴衆人飲酌吳用道

保正夢見北斗七星墜在屋脊上今日我等七人聚義舉事豈不應天垂象此一套富貴唾手而取我等七人和會並無一人曉得想公孫勝先生江湖上仗義之士所以得知這件事來投保正前日所說央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里來今日天晚來早便請登程公孫勝道這一事不須去了貧道已打聽知他來的路數了只是黃泥岡大路上來晁蓋道黃泥岡東十里路地名安樂村有一箇閑漢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曾來投逦我我曾資助他盤纏吳用道北斗上白光莫不是應在這入自有用他處劉唐道此處黃泥岡較遠何處可以容身吳用道只這箇白勝家便是我們安身處亦還要用了白勝晁蓋道吳先生我等還是軟取却是硬取吳用笑道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來的光景力則力取智則智取我有一條計策不知中你們意否如

此如此晁蓋聽了大喜攬着脚道好妙計不枉了稱你做智多星果然賽過諸葛亮好計策吳用道休得再提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只可你知我知晁蓋便道阮家三兄且請回歸至期而來小莊聚會吳先生依舊自去教學公孫先生并劉唐只在弊莊權住當日飲酒至晚各自去客房裡歇息次日五更起來安排早飯吃了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送與阮家三兄弟道權表薄意切勿推却三阮那里肯受吳用道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方纔受了銀兩一齊送出莊外來吳用附耳低言道這般這般至期不可有悞阮家三弟兄相別了自回石碣村去晁蓋留住吳學究與公孫勝劉唐在莊上每日議事話休絮繁却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

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使用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箇了事的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指着堦下道你常說這箇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不致失候梁中書看堦下那人時却是青面獸楊志梁中書大喜隨即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有的擡舉你慶楊志叉手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身梁中書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個廂禁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

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實去不得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支調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甚是不好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是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傘蓋山黃泥岡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劫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着軍校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便差五百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

敢送去梁中書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時並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箇壯健的廂禁軍却裝做脚夫挑着只消一箇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送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方好梁中書道你甚說的是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道誥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脚一面選揀軍人次日叫楊志來廳前伺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擔禮物另送與府中寶眷也要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妳公謝都管并兩箇虞候和你一同去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道禮物都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不得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和

他衆人都由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師府門下妳公倘或路上與小人驚拘起來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若悞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梁中書道這個也容易我叫他三箇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答道若是如此稟過小人情愿便委領狀倘有疎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真個有見識隨即喚老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出來當廳分付道楊志提轄情愿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赴京太師府交割這干係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驚拘夫人處分付的勾當你三人自理會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應了當日

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裡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箇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箇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脚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兩箇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藤條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吃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個虞候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五里單牌十里雙牌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熱難行昔日吳七郡王有八句詩道

玉屏四下朱闌透 簇簇遊魚戲萍藻 簾鋪八尺白鰕鬚
頭枕一枚紅瑪瑙 六龍懼熱不敢行 海水煎沸蓬萊島

公子猶嫌扇力微 行人正在紅塵道

這八句詩單題着炎天暑月那公子王孫在涼亭上水閣中浸着浮瓜沉李調冰雪藕避暑尚兀自嫌熱怎知客人為此微名薄利又無枷鎖拘縛三伏內只得在那途路中行今日楊志這一行人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途上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涼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客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楊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箇廂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箇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着林子便要去歇息楊志趕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逼趕要行兩箇虞候雖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也嗔道你兩個好不曉事這干係湏是俺的你們不替酒家打這夫子却在背後也慢慢地

挨這路上不是耍處那虞候道不是我兩箇要慢走其實熱了行不動因此落後前日只是趁早涼走如今怎地正熱裡要行正是好反不均勻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却似放屁前日行的湏是好地面如今正是盪盪去處若不日裡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個虞候口裏不道肚中尋思這廝不直得便罵人楊志提了朴刀拿着藤條自去趕那擔子兩個虞候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管來兩箇虞候告訴道楊家那廝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箇提轄直這般會做大老都管道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鬩拘因此我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奈他兩箇虞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個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奈他一奈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一箇客店裡歇了那十箇廂禁軍雨汗通流都嘆氣吹噓對老都管說道我

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
着重擔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大藤條打來都是一
箠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們不要怨暢巴到東
京時我自賞你衆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
暢又過了、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跳起來趁早涼起身去楊
志跳起來喝道那里去且睡了却理會衆軍漢道趁早不走日
裡熱時走不得却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麼拏了藤
條要打衆軍忍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
打火吃了飯走一路上趕打着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個廂禁
軍口裡誦誦地怨暢兩箇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
地搬口是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自惱他話休絮絮似此行
了十四五日那十四箇人沒一個不怨暢楊志當日客店裡辰

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吃了早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
未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日十分大熱古人有
八句詩道

祝融南來鞭火龍 火旗燄燄燒天紅 日輪當午疑不去
萬國如在紅爐中 五岳翠乾雲彩滅 陽侯海底愁波竭

何嘗一夕金風起 為我掃除天下熱

當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却監着那一箇
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
涼被楊志拿着藤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歇衆軍人看那
天時四下里無半點雲彩其時那熱不可當但見

熱氣蒸人鬣塵撲面萬里乾坤如甌一輪火傘當天四野無
雲風突突波翻海沸千山灼燄剝剝石烈灰飛空中鳥雀

命將休倒擲入樹林深處水底魚龍鱗角脫直鑽入泥土窖
裏直教石虎喘無休便是鉄人湏汗落

當將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裡行看看日色當午那石
頭上熱了脚疼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熱兀的不晒殺人
楊志喝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却再理會正行之間
前面迎着那土岡子衆人看這岡子時但見

頂上萬株綠樹根頭一派黃沙差峩渾似老龍形嶮峻但聞
風雨響山邊茅草亂絲絲攢遍地刀鎗滿地石頭礮可可
兩行虎豹休道西川蜀道險須知此是太行山

當時一行十五人遶上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四人都去松陰
樹下睡倒了楊志說道苦也這里是甚麼去處你們却在這里
歇涼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剝做我七八段其實去不得了

楊志拿起藤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個起來那個睡倒楊志
無可奈何只見兩箇虞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
松樹下坐了喘氣看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
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里正是
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黃泥岡閑常太平時節白日裡兀
自出來劫人休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里停脚兩個虞候
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過了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老
都管道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略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這你
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里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路人家
甚麼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
他衆人先走楊志拿着藤條喝道一個不走的吃俺二十棍衆
軍漢一齊叫將起來數內一個分說道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

擔子須不比空手走的你端的不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
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你好不知疼癢只顧逞強楊志
罵道這畜生不毆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藤條劈臉便打去老
都管喝道楊提轄且住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府裡做妳公
時門下官軍見了無千無萬都向着我嗒嗒連聲不是我口棧
量你是箇遭死的軍人相公可憐擡舉你做箇提轄比得草芥
子大小的官職直得恁地逞能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
莊一箇老的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待楊志
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裡人生長在相府裡那里知道途路上千
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曾去來不曾見你這般賣弄楊
志道如今湏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剗口割舌今
日天子怎地不太平楊志却待再要回言只見對面松林裡影
着一個人在那里舒頭探腦家望楊志道俺說甚麼兀的不是
歹人來了撇下藤條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裡來喝一聲道你這
廝好大膽怎敢看俺的行貨只見松林裡一字兒擺着七輛江
州車兒七箇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里乘涼一箇鬚邊老大一
搭朱砂記拿着一條朴刀望楊志根前來七箇人齊叫一聲呵
也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
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
本經紀那里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
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楊志道你等且說那里來的
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棗子上東京去路途
打從這里逢過聽得多人說這里黃泥岡上如常有賊打劫客
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道我七箇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賦

只顧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裡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人因此使這箇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却纔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箇人道客官請幾箇棗子了去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道既是有賊我們去休楊志說道俺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此走衆軍漢都咲了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

樓上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裡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裡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甚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里去那漢子道挑去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吃也解暑氣正在那里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吃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吃好大膽衆軍道沒事又來鳥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吃干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的甚麼到來只顧吃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咲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我不賣與你吃却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

止在松樹邊鬧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裡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裡賣熱了在此歇涼他衆人要問我買此吃我又不曾賣與他這個客官道我酒裡有甚麼蒙汗藥你道好笑麼說出這般話來那七個客人說道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聲也不打緊我們倒着買一碗吃既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吃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曾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裡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此與我們打甚麼不緊看你不道得捨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又沒碗瓢盞吃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不緊我們自有椰瓢在這裡

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着盞那酒吃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吃盡了七個客人道正不曾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箇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饒我們一瓢吃那漢道饒不的做定的價錢一箇客人把錢還他一箇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吃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裡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箇客人從松林裡走將出來手裡擎一個瓢便來桶裡昏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匹手奪住望桶裡一傾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裡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頭識臉的也這般囉哩那對過衆軍漢見了心內痒起來都待要吃數中一個看着老都會道老爺爺與我

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吃了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吃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里岡子上又沒討水吃處老爺方便老都管見衆軍所說自心裡也要吃得此竟來對楊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酒吃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了避暑氣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吃楊志尋思道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吃了那桶裡當面也見吃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吃罷楊志道既然老都管說了教這廝們買吃了便起身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吃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便道這酒裡有蒙汗藥在裡頭衆軍陪着哄說道大哥直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休纏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你這個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真連累我們也吃你說了幾

聲須不關他衆人之事胡亂賣與他衆人吃此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吃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昏吃陪箇小心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衆客人道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叫老都管吃一瓢楊提轄吃一瓢楊志那里肯吃老都管自先吃了一瓢兩個虞候各吃一瓢衆軍漢一簇上那桶酒登時吃盡了楊志見衆人吃了無事自本不吃一者天氣甚熱二乃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吃了一半棗子分幾個吃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吃那客人饒兩瓢吃了少了你此酒我今饒了你衆人兩貫半衆軍漢把錢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

岡子去了只見那七箇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傍邊指
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脚輕一
箇箇面面厮覷都軟倒了那七箇客人從松樹林裡推出這七
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丟在地上將這十一擔金珠寶
貝却裝在車子內叫聲聒噪一直望黃泥岡下推了去楊志口
裡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扎掙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
箇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爭不動說不的我且問
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
唐三阮這七個却纔那箇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却怎
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吃了一桶
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吃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叫人死
心搭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裡取出藥來抖在瓢裡只做趕來饒
他酒吃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裡假意兜半瓢吃那白勝劈
手奪來傾在桶裡這箇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
喚做智取生辰綱原來楊志吃的酒少便醒得快扒將起來兀
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個人時口角流涎都動不得正應俗語
道饒你奸似鬼吃了洗脚水不爭你把了生辰綱去教俺如何
回去見得梁中書這紙領狀須繳不得就扯破了如今閃得俺
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待走那里去不如就這岡子上尋個死處
撩衣破步望着黃泥岡下便跳正是雖然未得身榮貴到此先
須袖及身正是斷送落花三月雨摧殘楊柳九秋霜畢竟楊志
在黃泥岡上尋死性命如何且聽下面分解